

倘若

■ 何蕊

倘若影子会潮湿，也会凝固
能够在无光的时候发光
倘若会复制，也会奔逃
撞上石壁时能发出整一样的声音
倘若时间能为时间的背影，也会挣扎
让风成不了风，雨成不了雨
让雪花背散了雪花

倘若雷会激动，将天空的鼓相碰平
铺一个巨大的舞池
让闪电转了，装了宇宙
倘若宇宙只有一双眼睛
看世间的生与逝—浪混沌
或不是我，你不是你，他不是他

倘若能够握住目光，编织一把扫帚
清扫舌尖上的污秽
让尘埃从歌声中飘散
用最笨的那个我，找回自己
倘若平平凡比天更有尊严
就用无可置疑的虔诚
向窗外的那片灯火告白
爱是星星

养花种菜记

■ 乔庆芳

我爱养花种菜，这份寻常爱好，似一缕细腻的丝线，串起了日子里的点滴美好，把日子点缀得满是生机与温暖。家里的窗台、办公室的各个角落，都被姹紫嫣红的花卉和郁郁葱葱的蔬菜填满，连空气里都飘着清甜。

多年前，单位给我们分了一套平房，门前正一块 300 多平方米的菜地，园子方正正，土质肥沃，这让我格外珍惜。有一空，我和丈夫就带着种子种菜园。松地时土撒土撒，松土时手掌蹭出薄茧，却乐此不疲。为给土地增肥，我们去乡下讨羊粪干粪，于是，小菜地就变成了像模像样的小菜园。菜畦间冒出月季的艳丽、柜子的芬芳。藏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的小菜地，就这样长成了小花园。看着蔬菜长势旺盛、花木姹紫嫣红，我兴致大增，添置了石桌、石凳，邀请邻居们过来赏花、聊天、品茶、下棋、打牌。邻里之间其乐融融，花香里混着丰腴的笑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光影里慢慢变得醇厚。原来，种下花草，也种下了人与人间的温暖。养花、种出好邻居，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我喜欢养树，便买了一棵柠檬树，用大缸精心养护。这棵柠檬树是我心尖宝。女儿儿给我提上果，网购来土盆，在沃土滋养下，柠檬树年年生黄灿灿果，果如金。闲暇时分，望着黄白相间的柠檬花，闲时数着柠檬，指尖划过金黄色果皮的感觉，有种让人看到庄稼丰收的喜悦，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脉络——所谓丰收，从来都是耐心等待。

养花为我们的生息增添了不少情趣。身心疲乏时，我们会起身观赏这些花卉，见证它们萌发新叶的整个过程，绿韵如诗，似低吟浅唱，令人为之陶醉。

父母时常会来我的小家住几日，爱好种花养鸟的我，对我家这个园子是喜爱。花木枝桠、芽绿，也那样精透。小小的心花芽，经他的巧手，居然能神奇地变出全新的品种。如今 84 岁的父亲身体欠好，已经很多年没有种花了，曾经他在我家养的花木已如余兰来、米兰、年年开花，花如粟米，金黄璀璨，宛如点点滴漏中回忆，又似慈祥老人的深情嘱咐。

养花养出了惜物之心。雨水、洗菜水攒着发酵，臭皮蛋酒糟，酒糟子发酵，水果果给做花盆，送给同事时，她说：“这那是花盆，是日子的巧思。”办公室逐渐变成了小花园，连工作都沾染了绿意的气息。我常和同事们交流花卉栽培经验，在我的影响下，同事们也爱上了养花。因养花，我的小家荣获“幸福家庭”称号，这份意外之喜，也让我们感到，把日子过得诗，无需奔往远方，一草一木自有天地。

前年突发奇想，阳台能不能种菜？把陈醋当盆景养，让西红柿攀藤攀爬，既美观又能食用，诗意又浪漫。于是，我在单位平台和自家阳台都种上了花盆，播撒下辣椒和西红柿种子。同事们一同浇水、施肥，看小苗从土里长出来，一天天长大，辣椒红得像小灯笼，西红柿圆得如玛瑙，摘下带着清脆，炒个鸡蛋都带着清甜的味道。大家笑着说：“这那是种菜，分明是种出了一份快乐啊！”

如今，园子依旧热闹，花开了一茬又一茬，菜收了一茬又一茬。这方小小的天地，藏着岁月的温情。它教会我，日子犹如养花，肯付出汗水，就一定收获满满芬芳，满载欢喜。

洒下汗水，收获一份憧憬、一份惬意。小小的花园，是我的乐园，是我的精神家园！

父亲的幽默(外四首)

■ 贾松青

他的识字课本长在黄土里
每个字都是首首的谷粒
在老家 丘陵弓起的脊背上
他把自己写成石碾
桥洞漏下千百个碾来的黎明

话语被碾成金贵谷粒
瓦罐盛满 瓦罐空着
像荒原上枯井的沉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当大雪封住所有路口
他依然撑着破伞
伞骨间栖息的年月
用粮量丈量天空

多年后我走过他的田野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此刻 月光洒开打谷场
他把一生未说的话语
堆成小小谷堆
谷堆里睡着他用沉默

热烈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

生物实验室的培养皿说：
“被滋养者被滋养者”
如同现代人的脸
终会回归到统计学的中轴

熟练的 半个太阳

为平庸正名

无名的雾漫过种菜铺
“平庸”在橱窗里生出暗绿
像被退回的勋章
我们模拟刻度盘
却听见河水在暗处倒流

多数人的船缆系于同一根木桩
那株发芽都朝着落日
练习鞠躬
这才懂得 父亲的幽默
是丈量荒原后在风中微笑

数字的梯子突然抽去横杆
我们悬在半空等弯钩的钩上
看经济学的鸽子
把增长率奉成永恒而面
侯鸟群飞掠过北平的纬度线